

2026年4月3日 星期五 责编 杨一 投稿邮箱:aqwbjzk@126.com

稻田里的指纹

宿松县二郎镇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田小平



田小平

宿松县二郎镇中心小学的“在地化教育”将课堂扎根于乡土,引导学生在真实的稻田中学习生命课程。

《稻田里的指纹》讲述了六年级学生林小禾从抗拒到敬畏的转变。一次误拔稻苗的经历,让她在陈爷爷的引导下,通过亲手补救与长期观察,真正理解了生命的脆弱与顽强。她最终将这份对土地的领悟,转化为市编程大赛中充满人文关怀的“智能稻田监测系统”。

这实践深刻表明:真正的“在地”教育,不是固守乡土,而是让土地成为理解世界的原点,赋予孩子无论走向何方都携带的根系与力量。

六年级的林小禾讨厌两件事:一是自己的名字,二是学校后面那片稻田。

“林小禾,听起来就像田里随便长的杂草。”她总是这样抱怨。而那片稻田,在她看来,不过是学校为了搞“在地化教育”而强行保留的土气象征。城里的表妹学校有3D打印机和机器人社团,而她的“特色课程”是插秧和收割。

九月的一个午后,班主任李老师宣布:“本周的在地化课程,我们跟陈爷爷去问稻试验田除杂草。”

队伍里响起一片哀号。林小禾翻了个白眼,踢着脚下的石子。到了田边,一股混合着泥土和水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六十多岁的陈爷爷是学校的校外辅导员,皮肤被晒成古铜色,笑容里有深深的纹路。

“孩子们,仔细看,稻苗叶子是细长的,微微下垂;杂草叶子宽,向上翘。”陈爷爷蹲在田埂上耐心讲解。

林小禾心不在焉。她正想着周末要参加的市青少年编程大赛——那是她逃离这个小镇的机会。阳光越来越烈,汗水顺着她的刘海滴下,眼前的绿苗开始模糊成一片。

“不就是拔草吗?”她不耐烦地嘟囔,双手开始快速动作,握住什么就拔什么。

“小禾,你慢点!”同桌小雅提醒她。

她充耳不闻,只想着快点结束。直到一声惊呼打破午后的闷热:“小禾!你拔的是稻苗!”

陈爷爷快步走来,看着她手中那把嫩绿的、带着细根的植株,脸色渐渐变了。那是一种林小禾从未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愤怒,而是一种深沉的痛惜。

“三十七棵。”陈爷爷数着她堆在田埂边的“战利品”,声音低沉,“这些稻苗,本来能长出够一个孩子吃一个星期的米饭。”

全班同学都安静下来。林小禾脸上火辣辣的,分不清是晒伤还是羞愧。

“放学后留下来。”李老师只说了一句。

夕阳西下,同学们都走了,只剩下林小禾站在田埂上。陈爷爷没有说话,只是埋头把那些秧苗又插进泥土里。

“那些……拔掉的,不是已经死了吗?”林小禾问。

“死了也要种回去。不是为了让它们活,是为了让你记住。”陈爷爷说。

泥土钻进她的指甲缝,膝盖陷入湿润的田地。当她试图把一棵枯苗插回土里时,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稻苗根部的细须,像婴儿的手掌,努力抓着大地。她忽然意识到,自己摧毁的是三十七个这样的生命。

“每棵稻子都有自己的位置。”陈爷爷蹲在她身边,手里拿着一株完好的稻苗,“你看,这棵昨天被风吹歪了,我帮它扶正,今天它又站直了。”

“它们会死吗?”这个问题脱口而出。

陈爷爷沉默了一会儿:“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每一棵努力长大的生命,都值得尊重。”

那天之后,林小禾每天放学都去稻田。起初是“劳动惩罚”,后来变成一种奇怪的习惯。她看着补种的那片区域——当然,大部分没有存活,但有三棵顽强地挺立着,颜色比其他稻子浅一些,像是大地留下的印记。

来到田间的次数越来越多,她开始注意到以前忽略的东西:清晨稻叶上钻石般的露珠;稻花开放时几乎看不见的细小花朵;不同生长阶段稻穗重量的微妙变化。陈爷爷教她用手掌测量水

位,用眼睛判断稻叶的健康,用耳朵听风声决定何时灌溉。

九月初的某个清晨,她有了惊人发现:那三棵存活的稻苗抽穗了。虽然比旁边的穗子小一些,但确实确实是稻穗。她跪在田埂上,第一次因为植物而流泪。

“它们真的……活下来了。”林小禾说。

陈爷爷点点头:“生命比你想象得要顽强,也比你以为的要脆弱。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敬畏。”

编程大赛的日子到了。林小禾站在市科技馆明亮的展厅里,周围是各种高科技作品。她的项目是一个“智能稻田生态系统监测程序”,界面中央是一株动态生长的稻子模型。

评委问:“你的灵感来自哪里?”

她深吸一口气:“来自我拔掉的三十七棵稻苗,和其中顽强存活的三棵。”

她展示程序如何模拟不同生长条件对水稻的影响,如何预警病虫害,如何计算最适宜的灌溉时间。最后一张幻灯片,是三棵稻穗的照片。

“我曾经以为科技和土地是对立的。现在我知道,最好的科技应该是大地的延伸,是对生命的理解而非征服。”林小禾说。

她获得了二等奖。但比奖状更珍贵的,是评委中的一位农业教授递来的名片:“你让我想起了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。”

毕业前夕,林小禾又去了稻田。稻子已经金黄,沉甸甸地垂下头。她赤脚走进田里——这是陈爷爷教她的,说这样能更好地感受大地。

风吹过稻田,掀起层层金浪。她闭上眼睛,听到了无数细微的声音:稻穗相互摩擦的沙沙声,远处青蛙的鸣叫,田埂边蜘蛛网上露珠滴落的声音。所有这些声音编织成一片她从未听过的音乐。

她忽然明白了什么是“在地”:不是困守一方土地,而是让这片土地成为你理解世界的起点。当你真正了解一块稻田,你就能理解任何生命的成长都需要耐心、尊重和恰当地照料。

“我要去市里读初中了。”她对陈爷爷说。

“好啊,去看看更大的世界。”陈爷爷微笑着,“只要别忘了,你也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。”

林小禾伸出手,轻轻抚摸身边的稻穗。稻壳上的细纹在她指尖留下微微的触感,像是一种告别,也像是一种承诺。她第一次觉得“小禾”是个好名字——既是土地的孩子,又包含着成长的希望。

夕阳西下,她的影子在稻田里拉得很长很长,与稻穗的影子交织在一起,分不清哪里是稻,哪里是人。而这片曾经让她厌烦的稻田,此刻在她的眼中,变成了一个微缩的宇宙,每一株稻子都是一颗星星,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,安静而坚定地发着光。

她离开时,裤脚还沾着泥土。这一次,她没有急着拍掉。因为那是这片土地给她的印记,是生长在她皮肤上的记忆,是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携带的故乡。

稻田静默,仿佛什么也没发生,又仿佛已经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交接。在这片土地上,一个孩子学会了敬畏生命,而那片稻子,将继续教导下一个来到田边的孩子。生命就这样在给予与接受、破坏与修复、离开与回归之间,完成它永恒的循环。